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不分卷(隱公元年至僖公二十二年)

(清)劉文淇

劉毓崧

劉壽曾撰

.....一

262/05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卷第一

儀徵劉文淇學

隱公疏證世本隱公名息姑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惠公元妃孟子疏證世本惠公名弗室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元命也

孟子亦宋女也北史張善傳康王元秋百家之評澄訪於普惠答

太妃楚臣僚為立碑頌題碑云康王元秋百家之評澄訪於普惠答

曰謹案列典但有王紀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

總室聲子初對今烈鼓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稱元妃之嫌竊謂

國不假元字以別名位按張說此也爾雅釋詁如也明其淫侈非

禮制也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則正適稱之說信矣杜

注古元妃明始適夫人意猶未誤正義謂妃者名適稱之說信矣杜

陳哀公元妃二妃下妃正如齊之九非禮制不當引為適妻通稱之證

孟子卒注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疏本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注服虔云聲子之謚非禮也通典一疏證不生

其國曰聲晉書禮儀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季太妃求謚博士曹
耽之議大夫卿行不必同不得以大夫謚婦春秋嫌人有謚甚多經
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
人有謚不從依禮耳王彪之云禮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
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謚之大所謂不待
貶施自明者也據王彪之所說則聲子之謚非禮非僅服虔一人
之說矣杜注聲子云蓋孟子之怪婦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
姪婦媵正義謂聲子或是孟子之怪婦或是同姓之國媵者姪婦以
其類明故杜兩解之杜則語王御不參一族注御婦官也參三也
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婦以備三御不參一族之女小室疏云妻之
貴者夫人姪婦也即喪服所言貴臣貴妻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
婦為媵室明其貴也此禮疏云左氏亦夫人姪婦貴於二媵何休
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
禮不合故韓奕箋陶吉婦舉其貴者其姪婦貴於媵之義杜氏既
以聲子為夫人之姪婦不當更疑為二媵之姪婦也晉書禮儀志
王愷則疏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祀孟子蓋子卒繼室以聲子
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如母本賈誼室故稱繼母事
之如嫡故曰如母也沈欽韓左傳補注云繼室即繼祀所謂繼女
君也史記年表魯僖公忌姑母聲子白虎通後說曰嫡死不復更
立則嫡無二防篡狀也祭宗廟聲子而已大夫而下繼室有為嫡者
此說服杜云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年七十無主婦天子諸
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

謂之禮室于晉是去元禮位者猶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疏證服曰武公志直理曰武成強服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

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在其手唯自然篇仍作手正義謂此為

有文有字則為魯夫人四字皆指手文也文淇按傳文為魯夫人武

左傳同正義之說非夫人與

生桓公而忠公薨疏證曰法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

之年薨正義謂元年傳曰忠公之薨也自宋師太子少薨故有闕

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忠公而德公不鵬伏桓

為主若薨年則統二歲未堪為表主又利父就德與桓同謀若

年始十二亦未堪定伏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德公薨之年

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社言此者欲明度父為莊公庶兄故顯言

此以張本也文淇案文六年傳云晉襄公卒宣公少七年傳云穆

隱元年傳云太子少子朝一年傳則杞云為趙氏則少者幼小之稱年

尚少則所謂少者非僅未成人之辭傳稱既葬忠公但云公弗臨
不吉使桓為主羽父反階正欺桓之功小况傳明言生桓公而忠
公荒則桓之生即在忠公荒年杜注竊與傳背先儒以為成父為莊
公母弟而桓必云庶兄故於此傳先為此鑒空之說以為桓公應
有長庶張本正義
曲為解釋非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賈逵云隱立桓為大子奉以為君鄭眾云隱

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大子疏證杜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

是以立為大子神因人奉之正義引鄭賈二說而駁之其駁鄭云

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

時未有入子隱之為君使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

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其駁賈云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于

臣子則正于宗廟古立桓為君可矣安在其奉以為大子乎是賈之

妄也正義既駁鄭賈之說而云立而奉之謂立為大子神國人奉

之正謂奉之以為大子語意重複殊為不辭洪亮吉云杜注亦本

賈義正義以奉以為君為賈之妄不知賈依經為訓使國人知

桓有君道而奉之非隱以君位於元

年於之見隱之不書即位由於攝奉桓也文洪按隱之攝位傳元

左傳註

禮本桓公從命母哭北而於西階南大祝祥見執木常升自西階蓋等
大士初命母哭北而於西階南大祝祥見執木常升自西階蓋等
不升堂初命母哭北而於西階南大祝祥見執木常升自西階蓋等
宰宗人從門哭者止于升自西階前北而外西而北上外代
君臨別政疏云士喪禮朝夕哭大夫即位於門外西而北上外代
兄弟在其南南上賓位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而
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
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而西階南北注云變于朝夕哭位也三
日之朝自求主人以下悉到而階下列位如初日于朝夕哭位也三
子自為主故不云攝主也按隱之攝位雖異于上卿之攝主然立
桓為大子必告類禮同隱當與眾主即位其告類之禮桓自為主當與
子生三日告類是隱以君道奉桓故貴云隱立桓為大子奉以自
也君

經元年春王正月注服虔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

之正疏本疏證之漢書律歷志引劉歆說元典曆始曰元傳曰元者善

為一元而九三之元以為法十一月王元之為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曰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證
五經異義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

盟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疏証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也詐其神明也公羊昭三十一

稱天王夷狄稱天子九年梁丘疏服虔云咺天子宰夫周禮大司馬疏也
天王所以覆被臣子疏證禮說天子無爵同號于天何爵之有
計慎謹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天子施于士諸夏稱云古者生
無爵之義無自天子之通稱天子有故成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大夫之矣若
杜預之義稱天子王古之通稱天子有故成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大夫之矣若
稱王非夷狄稱天子王古之通稱天子有故成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大夫之矣若
同文非許慎所稱金求求歸命與夷代同故稱天子周禮大司馬疏也
仍叔之稱天子王古之通稱天子有故成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大夫之矣若
故稱王成天子王古之通稱天子有故成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大夫之矣若
難左氏古義非也服虔云咺天子宰夫與夷代同故稱天子周禮大司馬疏也
戒令與其帶器財用此字中事或即先使故服虔以宰夫也
以補諸侯之說趙游云昭伯之為古禮有五此唯不言吊禮除四大行不
行人唯主中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也禮元年宰夫咺未
歸忠公仲子之賜服虔云咺天子宰夫是宰夫主也禮元年宰夫咺未
別主之類也正義服虔云咺天子宰夫是宰夫主也禮元年宰夫咺未
賜君之賜臣以正賜為服虔云咺天子宰夫是宰夫主也禮元年宰夫咺未

彼臣子即據此赴師而告正義云此說矣杜注以歸為不及之辭按廣雅釋詁歸遠也周書歸之下此以章注歸結也特從君使卿卒有歸喪號五卒葬注今文歸作歸歸則歸喪皆謂為歸道杜謂歸為不及之辭非也沈氏歸云報記上介歸杜主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宋東黃大經于中定此謂侯相之制天子將歸侯亦如是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疏證司馬遷注同此沈氏歸云宋十國無德本宿國任

在宋平州宋二十里春秋宿國杜又云宋主無名皆微者也正義云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微侯曰凡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半微言非卿也文湛棠制其有士下士者數者居其上之三介注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說謂其為介者若聘禮上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吳也本國出使其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據禮踐之說則所謂微者蓋謂士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疏證周語祭公謀父諫曰辛注祭伯幾內之國周

用章疏

公子益師卒疏證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釋詁卒終也徐炎注云卒病之終也釋名云大夫曰卒釋詁卒終

克也說文云大死曰辟从夕卒聲
洪亮古云經典皆作卒是古太省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注賈服云公實即位孔子修經

乃有不書不書即位所以總祖之墓疏說洪書律歷志引劉歆

傳曰周正月公出正月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為六月

四時之正也公羊隱元年正月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為六月

命王而周為二王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

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而然公侯是正名而為法何以全身

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為忠信何以明春秋用周正也王謂周王

公羊以隱為受命王故賈氏以莊公為受命王故賈氏以莊公為受命王

公攝位王位疏稱訓為代隱莊公之說文據引特也王謂周王

賈服之說以公國史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是引儒皆以

隱公實即位孔子修經不書也杜預云從攝君政下修即位之禮

故史不書于策杜意傳言攝謂攝政非攝位按明堂位疏引鄭發

墨守云隱公攝位周公攝政非攝位按明堂位疏引鄭發

公攝位非攝政此傳明云公攝政非攝位按明堂位疏引鄭發

之禮社預之說非也正義既知隱公之攝為攝位而又不謂攝位不

政而鄭注明堂位云周公攝王位疏云成王初周公代之居位
故云攝王位又以周公為攝位二說不同按鄭意言周公歸
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前隱公見死於君位下稱荒云何蓋據其
初而言之則公實亦攝位其後歸政復就臣位故鄭以攝政言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
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注貴服以為儀父嘉隱公有
至孝謀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經賈服以
為北杏之時已得王命服又云爵者醜也所以醜盡其材也疏
證釋文一本無故字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則書名能自通于大
國國繼好思民故書字貴之正義云傳文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
狀又收賈服云傳言公攝位而欲好于邾是公先求邾非非先慕
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
善之不足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
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桓公不賢不讓彼莊亦書儀父故知貴
之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文淇案蔑之盟雖公先求邾而邾與公
結好即是慕賢說讓孔子所以貴之非緣意以為褒貶桓十七年
會邾人在列故謂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杜此注云其後儀父服事

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邦故莊十六年經書鄭子克卒杜氏亦用引非子克卒不引北古之會吳不從賈服之說洪氏謂杜氏亦用賈服舊說誤矣正義以賈服云列與不列在于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按附庸不列于會盟其得列于會盟者皆已爵為諸侯也正義之說非也疏引其義其才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疏證杜注費伯魯大夫郎魯

都郎亭洪亮吉云說文郎魯亭也杜本此沈欽韓云方輿紀要費亭在魚臺縣西南一統志郎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八十里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注賈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

之乃言初也疏證杜注以為凡例本其事者皆言初亦用賈說史

郡宛故申伯國沈欽韓云方輿紀要中城在南陽府北二十里按地志南陽縣北二十里按一統志蘇郡今新鄭縣

生莊公及其叔段注賈服以其為謚本疏證生莊公十七年生大叔

注論法服通克服口莊兵甲亟作曰莊勝敵志驕曰莊杜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郕謂之郕侯正義駁賈服說云作亂而

出非有共德可稱猶口四方無人與之為誼洪亮吉云今考晉之穆伯晉之肅懷子皆出奔見祚得有誼叔段莊公母弟雖出奔得

有證可知又洪業洪說是大叔出奔共杜注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疏證

俗說見望地未可問日便能視者謂寤生舉寤生子於父母而能視世亦此傳謂武公方終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然生而能視世亦多有如何至于驚而然寐容德傳德母占寢而生德父沈欽辭云如杜多生如解莊公蓋用杜說然易生亦何可寢之有沈欽辭云如杜解則寤生中便已生子較后視之先生如過文王之漢子象牢殆又易之姜氏當理定何為惡之手寤與舒同說文舒逆也今生子有足先出有難產謂之逆生黃生義府云寤與舒通拾遺也凡生子首出為順足出為逆至有手足臂先出者此等皆不利於父母或其子不祥故世俗惡之莊公寤生失逆生也逆生則產必難其母之驚止寤也宜矣又洪業史記鄭世家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反生夫人弗愛後生為難產也信矣

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嚴邑也疏證

制雅悍言姜姬也注亟亦數也少儀亟見曰朝夕天子天子畜之未說說曰獸牛說又嚴岸也以山嚴岸廣雅釋詁

麓高也水經注成阜之故城在任上紫帶任阜絕岸峻周高四十
許丈城張翁液峙而不平即宋魏也然則制邑倚山為城險峭不
平故公以為最邑沈欽韓云一統志在開封
府汜水縣西北元和志汜水縣古宋魏國封

號叔死焉佗邑唯命疏證說文叔命使也內則不執並命注命謂使令

竹書四年鄭人滅衛諸侯與魯會於夷儀此即經叔死焉之證
說文亮吉云鄭人滅衛諸侯與魯會於夷儀此即經叔死焉之證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注賈云京鄭都邑集解世家疏證漢志河

京縣沈欽韓云方輿紀要京城在鄭州榮陽縣東南三十里按謂
之京城大叔者莊公謂之也鄭世家鄭莊公元年討弟段於京城

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太叔一人其字曰叔以龍祿適度時
之為大故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龍與衆注

呼為大故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龍與衆注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賈云雉長三丈疏本服云天子城高

九雉陽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陽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

之城高疏證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杜注祭仲辭大夫正